

現實的揶揄

潘西辛作

前記

雖然到現在也還不知道自己該走一條什麼路才好，然而當自己撫弄着腳底的皮層時，可確實地知道，我是一個已經走過許多路的人了。

說來可有點惘然，從開始走路到現在，也確實浪費了不少的光陰，而最近這三兩年間因為職業的關係，才留下這麼蕪雜的一點結果，正像剝落了腳底皮一般，便是「現實的揶揄」這本子。

最初，我是完全沒有出版這集子的心思的，自己可明白，這些文字和圖畫都只是弄着來報銷的東西，能够在報上發表出來，也就完事了。而報社主人大抵還信任我的「賣力」，常常給我機會，讓我跑了出去又跑了回來；在我，也還能因此而獲得一點生趣。除此之外，我確實沒有別的什麼心思，——什麼也是沒有。

然而，我究竟將這些腳底皮檢拾起來了，這是爲了一個小朋友對於我的偏愛。——這位小朋友最近從鄉間寄來一卷東西，在附函上這樣寫着：

「這是你歷來在報上發表的作品，是我替你剪存下來的；我曉得你最近又要往外邊跑，所以就當作送行禮物寄給你吧。今後，希望你在新的旅途上多寫點東西回來，讓我這一隻籠中鳥獲知多些外邊的消息。……」

我不明白這位小朋友對於我的作品竟是那麼的偏愛，難道這是因爲我常能給他一點「外邊」

的消息麼？或者以爲我是一隻可傾慕的「飛鳥」，渴望着給他唱出籠外的光明麼？而我對於自己已是比較明白的：如果將我比作飛鳥，我祇是一隻紙鷂；如果他還不承認自己的錯覺，我可告訴他：我雖然常能舒展着翅膀，却是始終迴翔在一個龐大的囚籠之內，我確實唱不出外邊的消息啊！

無論如何，自己對於那所謂「新的旅途」又增加着無限的惶悚了！雖然那位小朋友並沒有對我有所什麼苛責，他的話也不過是出發於一種單純的友誼。

這集子原擬題名爲「知新集」，結果是取了「現實的揶揄」。自己對於這題名也說不出有什麼意見，只是這集子裏面有題名做「現實的揶揄」的一篇東西，而自己平日又總是那麼「玩世不恭」，頗令一些大人先生感到不快，這也許就是我還愛惜這題名的緣故。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廣州。

i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月)

目次

扉頁 國大人物速寫像及簽名式

前記

i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月)

車中人語

東江微唱

「官隱」與「民瘼」

惠博之間

風雨聯床話軍事

莞城風味

現實的揶揄

善救署的財源

寶安窘狀

皇家風采

ii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月)

無話可說

南北之爭

一

三

六

十

十二

十六

十九

二十四

二八

三一

三九

四二

青年黨的牢騷	四五
多難的憲草	四八
「改組」及其他	五一
南京的「鬼市」	五五
生活權	五七
「民主」與打	五九
秦淮一夜	六二
龍種	六四
「我的朋友」胡適之	六七
雪後寒	七〇

iii

(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月)

從南京到北平	七三
故都歲寒	七九
冷落的軍調部	八三
關於「美軍暴行」事件	九一
民爲貴	九四
天津印象	九八
關外書簡	一〇一

一 零度下的人心·····	一〇一
二 哈爾濱去來·····	一〇四
三 蹣足大連·····	一〇七
迷惘的東北·····	一一四

iv (一九四七年六月)

東遼災區紀行·····	一一九
憑弔馬鞍圍·····	一二七
遼水以外的故事·····	一三三

v (一九四八年三一五月)

天上人間·····	一三九
「安內」與「攘外」·····	一四二
濃霧·噓聲·····	一四五
胡說瞎說·····	一四九
被救濟與被愚弄·····	一五二
修憲的序幕·····	一五四
民主的貶值·····	一五七
偉大的浪費·····	一六二

插畫

修憲狂潮的平復

一七二

結束的結束

一七七

國大餘沫

一八二

i

博羅一角
鄉村自衛班

太平鎮

珠江
南頭鎮

ii

首都外藉記者

iii

故都印象
車廂裡
關東擦鞋童

iv

東遼災區難民

v

「絕食」代表

車中人語

擠進了廣九車站，我再經驗着兩年前桂林大疏散的狼狽情景。在抗戰中，我們求生的意志是熱烈，情緒是緊張約，還可以忍受一些苦頭，但時至今日，勝利了，復員了，旅行却有走難之感！

車卡像罐頭，搭客們都像沙甸魚。八時三十分開行的快車比較好一點，而九時三十分開行的慢車，搭客們簡直比沙甸魚還不如。車卡是破陋不堪的，面積不過五方尺，却起碼擠上六七百人；沒有座位，無時不有爭取立足地的吵鬧，紊亂，齷齪，真使人窒息。時而有點風雨，解了酷熱窒悶之團，但倒霉的是沒有携備雨衣或傘子的人，他們無可避免的盡成落湯鷄。這並非誇張，這形容恰當而真實。

乘搭慢車的，多是廣九沿線各站的鄉下人，而在路局方面，認為增闢了慢車班次，使各地「貨暢其流」，已覺得非常滿意了，根本沒有把旅客放在眼內。雖有客票沽出，但掛的全是貨卡。人就是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集羣性，擠在一起，對於那些牲口及各種貨物倒是不無喧賓奪主之嫌；不過，並非每一個貨卡都容許如此，譬如一列僅有十個貨卡，能許人全部佔領的充量也不得超過三卡，如果這三卡已經擠得可以了，那你只得與牲口或其他貨物為伍，做一個準押運員。

鄉下人是馴善的，他們大概從來不會想過什麼是交通復員。他們永遠在辛苦勤勞中生活，也許希望着改善，可是，這種衝動祇止於發現了「不如從前」的時候。我曾聽過一個鄉下人憤憤地

說：「老傷時代還好，既有位子坐，又能依時依候到達。」

這多麼可怕！但更可怕的不是那位老鄉心理上的壞傾向，而是敗陋的路政本身。

自八月一日開始，增加了區間客貨混合車，從廣州至深圳，至九龍，每天往返的共四列。至於夜間快車的增設，數月前已經籌劃妥當的了，但是不幸得很——據說：聯總會尤以若干火車頭供應廣九之需，自伊朗運抵香港時，竟失掉了主要部份的機件。

由於一個壞意識，我竟希望那些夜間特別快車永遠增設不成；假如增設成功了，而對於別的如慢車及客貨混合車不加改善，詛咒者比感激者多，是無補於路政的。

我搭的是慢車，目的地是石龍。下午二時三十分車抵石龍，用勁的擠下月台，費時十五分鐘有多。這列車去九龍，大約還須走七八個鐘頭。自己雖然擺脫了沙甸魚的命運了，却是望着那些罐頭替去九龍的人難堪。

東江微喟

關於「匪患」的危言

列車自石龍開行，不久便跨越橫貫在鐵路線下的東江之水。旅客們大都探首車外，爭相俯瞰這水流，而曾爲一種滾滾的氣勢所感動。在實質上，東江是樸素而沉實的，一如兩岸居民的性格。有人以爲東江的民氣是強悍的，這會不很恰當，事實是東江人頗能順天知命，習慣在艱難中生活的，只要我們曾在沿岸任何一個地方流連過的，便不難爲這種看法獲得根據。一般人都知道客家人那種刻苦耐勞，堅忍卓絕的精神，而客家人寄籍於東江一帶，日久人衆，對於東江人民的影響自然很深。

列車很快便走完了鐵橋，那東江之水也在瞬間中消失。旅客中有人談及東江水路交通的危險，說是盜賊猖獗，船隻時有被劫之虞。今日東江匪盜的猖獗，實不僅見諸船隻時有被劫的事實上，報章上有關於打家劫舍，擄人勒贖的新聞，大多冠上「東江通訊」的字樣的。東江各地普遍的匪患，其成因是值得我們沉思的，根據很多消息，都說由於游什部隊的作孽。

另有一種駭人聽聞之談，譬如說：「土匪就是土匪」！驟然聽來，真令初到貴境的人心寒胆慄。大概這就是叫作「匪盜如毛」吧，根據「犯罪學」的說法，匪盜的產生不外源於個人的；物質慾望過奢，而又毫無正當的生產手段；或社會的：政治腐敗，致人民生活極端困苦。今日東

江的匪患，究不知咎在「個人的」抑或「社會的」，倘是屬於後者，那「清鄉」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從小處着眼

在樟木頭轉乘公路車去惠陽，一路受盡顛簸之苦。這路面真不行，以前破壞的部份，還未得澈底修復，而經常往來的車子，却已有八部之多了。聞說一部車每於開行一次，必須向公路處惠樟公路辦事處繳納養路費三千元，這所謂養路費，和這樣不行的路面對照起來，倒真够滑稽！

小埔是一個中站，有路店三五間，賣的是豆腐干和稀飯，淡然乏味，廣州來客是嚐不慣的。想起了在川貴公路上的「打尖」，不是嫌那白鷄太瘦，便是說那豬肝不新鮮，而與今日這惠樟路上的路店比較起來，那最不新鮮的豬肝倒是頗堪回味。但鄉下人是愛豆腐干的，豆腐干最好是水泡，可以不必加油，便堪爲下酒物。

鄉下人的生活水準太低，恐怕也不會在豆腐干和稀飯之外再有什麼要求的了。在惠州，雖然善後救濟署撥下來不少罐頭食糧，但地方當局太了解鄉下人的生活習慣了，唯恐這些救濟品傷害了鄉下人的脾胃，都把它公開拍賣，或以「備價領取」的方式，祇讓有錢人去享受。這頗引起了當地輿論的非議，某報曾刊載了一篇「閒話救濟」，對救濟會違背了救濟的意義，加以嚴厲的指責，但救濟會的衰衰諸公，認爲該報有意毀謗，說要提出控訴來。這風波，也只好讓報社和救濟會在法庭中去解決了，鄉下人誰都沒有去理會。

關於惠州的救濟工作還有一樁趣怪的事：救濟會大概爲了難民的營養着想，所施的粥，據宣稱，每次都放進了不少罐頭牛肉豬肉和羊肉，但因爲太够「火路」的原故，那些肉類給煮「燴」

了。然而凡事都貴乎真實，何況是食物，假的東西瞞不了人的舌頭；我們那些可憐的難民，至此也不能不表示一點人的尊嚴，羣以大小碎石向救濟會擲去。——這是惠州七月中旬的新聞，這新聞曾在當地報紙裏發表過，大概也會稍稍防碍到救濟會的「報銷」的吧。

踏入惠州，時近黃昏，更因為疲勞不堪，找到了旅館便躺下。朋友約遊西湖，概以無有雅興婉謝。夜裡和當地某君促膝談「救濟」，時為前後左右的房間傳出陣陣的穢語淫聲所擾，據侍僮云：近日不少來自鄉下的「私鵝」，照現在的「市道」而言，實有供過於求之勢云。這所謂「私鵝」——為「社會救濟」所忽畧了的女人，「如蒙光顧」的話，可不是餽有「慈善」的意義嗎？

「官隱」與「民瘼」

在惠州城裡走了一遍，目之所至，一切都使人有殘缺之感。橫枕在江上的橋，已非戰前那麼壯觀，是早被日寇炸斷了的，其後日寇又把它草草修復起來，樣子像一個木製的玩具。這是受不了風吹雨打的，跟着日寇的潰敗，這木橋也日漸腐朽了。但是，人們還是在橋上去來，穿梭不絕，不爲橋身的發抖而有所畏懼，這真不啻是「君子不立危牆」這古諺的反叛。

水東街的舖戶是比較完好一點的，這些都是做着大買賣的行莊。除此之外，我們無從在市面上找到復員的跡象。事實上，此地經過數度淪陷，被毀的民房幾達百分之九十強，公共處所更是支離破碎，而那作爲嶺東名勝的惠州西湖，更徒增遊人滄桑之嘆。

惠州西湖一帶建築物的凋零，原不足怪，所怪者是湖水也乾涸起來。原因是有數處堤基都不明不白的被鑿缺了。據深悉內幕的人說，這是西湖的負責管理者，批典了西湖尾端的所謂「湖田」，湖田不堪水漲，而爲了保護禾秧，卽是說爲了個人血本和利益關係，當需要把湖堤「鑿壁偷光」了。地方人士都希望當局出來加以整理，以建設新的西湖。建設西湖不僅是爲了遊人的雅興，因爲環繞着西湖的鄉村，不少是靠西湖爲活的，如遊艇的租賃，及漁業等是。

在湖上遨遊了半天，同行者大多嘔嗟嘆惜，看看朝雲墓前，荒草淒淒，而蘇堤路上，祇餘枯樹三五，那景况實在太零落了。

當惠博初陷時，有人做了「戰場無血西湖冷，愁絕朝雲與暮雲」之句，然而騷人與雅士，請

珍惜你那傷感之情吧，我們的視野應擴展到殘缺的西湖之外！

惠州在民國以前稱府，而現在的四區行政專員公署，也是頗有府台衙門的意味的。性質上固然不同，但作為地方上的首腦，那今之專員仍無愧於被稱為「大人」或「大老爺」。一般人都稱呼縣長為「大老爺」，但在惠州，這稱呼便有淆亂視聽之弊。豈祇惠州如此，今日地方自治運動還未達到理想境地，中樞實行地方分權仍未能澈底，新縣制所賦予縣長的權限，在行使上仍受「家婆」——專員的控制；那麼，縣長無疑是「二老爺」而已。

本來，新縣制的特點，是在於完成地方自治以建立憲政的基礎，中央政府一方面對委任地方官吏授與相當職權，使之自由處理，一方面與地方自治團體分權，使地方執政者在人民密切監督下加強其效率。如果地方自治真是有實質的，那專員的存在實在是多餘；如果單純為的是「承上轉下」，那這位「大老爺」何異於一個禿頭的「傳達」？

和黃錚先生，我是他的舊時「袍澤」，曾在粵北戰地由他領導而共同幹過一點軍中政治工作的，今日的晤面，是舊雨重逢，我可沒有和他客氣。然而黃專員倒是相當客氣的。他說着專署轄下的八個縣份，在復員以來均無令人滿意的表現，同時對地方上不少武裝同志破壞軍紀的事實，他也坦然自咎。此外，他給我看一本厚厚的名叫「四區一年」的草稿，這是屬於工作報告之類的。倘使我是一個政務視察團的團員，那便可滿意於這一部洋洋灑灑的「報告」，「印象甚佳」而別，但是，我的旨趣，還不在於「聽取報告」之類。報社給我充分的時間讓我旅行，我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流連流連，是不必像走馬一般，輕易放過那些奇花異草的。因此，對於那些引以自咎的事實，和那些洋洋灑灑的「報告」，我的「同情」和「相信」，不能不暫且保留。

黃專員在第四行政區，差不多有兩年光景了，而從河源搬家到惠州，還是兩個月前的事。起

初，惘然於找不到地方，終於找到了，是一所破爛不堪的廟堂。經過修葺，粉飾，現在是以最嶄新的姿態出現於惠城，直令殘缺的西湖，腐朽的木橋，狹隘的民教館，和廣闊的災區的斷壁頽垣全都爲之失色！

黃專員一向有整齊和潔淨的癖習，他認爲這是「朝氣」的表示，是生活上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要給與他的幹部以這種條件，官兵和什役都有整潔的宿舍。他引導我逐一去參觀，我頗說了一句笑話：「要是大家都安於內務的整潔，還肯往外面看看齷齪的事情否？」專員祇冷笑了一下，我察看着這種漠然的反應，頗悟到了一點「明哲保身」的意義。

但是，縣長可不能這樣，地方上一切利弊，他都有直接的責任的。新縣制特定了他的地位，是自治團體的最高執行人，而在執行中央及省委辦事務時，又爲國家地方行政的首長，他的身份的重要性是雙重的。這樣的官，實在不輕易幹得來。比方，參議會要他顧慮人民生活痛苦的事實，而他却又不得不奉令「徵購軍糧」；如果真要成功爲一個「父母」，是難免受着「攷核」的無情的裁判的。

幸而我們的任縣長並未「曾經此苦」。自本年一月間接篆以來，什麼都算辦得通，即如徵購軍糧，直至七月下旬已撥出了六千三百四十大包，差額不過百餘包，以後陸續清撥，絕不成什麼問題。本省購撥軍糧的情形，大體說來以海南區和四區的成績爲最好，以四區而言，紫金海豐陸豐新豐等四縣份都超出了配額，其餘差額的縣份，均能先後撥足。不曉得這是縣長們任勞任怨的結果，抑或是專員督導的成功？可是，對於後者，政務視察團的詹朝陽先生曾經對黃專員面予嘉獎過的。

七月底止，縣長可以省掉一樁絕大麻煩的事了，田賦開始恢復征收，已無須徵購軍糧了，而

我們的縣長，正沾沾喜，準備着迎接一個豐富的財源。依照財政收支系統整理以後的說法，縣方收入，在田賦上可與省方平均春色。據任縣長表示：田賦開征以後，惠陽每月的收入，起碼有二千六百餘萬之數，這是絕對有把握的。說到以前的七個月期間，真够可憐，單憑一門屠宰稅，每月收入不過四百餘萬弱，至於茶樓酒館旅店的附加捐，實變成數甚微，且曾遭旅業公會的抗繳。因此解決職員待遇之不遑，應興應革之事却一蹶不振。四月份以後可漸有起色了，稅收已達一千六百餘萬強。加上「救濟品」的「適當」運用，如「以工代賑」「備價撥發」之類，使縣府及專署均能大興土木，建成一個嶄新的模樣來。

「財爲庶政之母」，這句話是不錯的，但這絕不是庶政的生命。財政收支系統整理以後，地方財政的充裕已不是寤寐之想了。但如果拿不出政治決心來，也是不行。

任穎輝先生本是我的行家，到現在做了官，也沒有忘記了新聞這本業，至少他對於當地的報紙是盡過扶植之力的。然而，他本身是新聞記者，而並不能滿足一個新聞記者的「材料慾」，整個諸人的縣政問題，他僅僅把整理稅收的問題拖長說了一整天，頗使人不耐，而我又不好意思在老行家面前賣弄採訪的技巧，勢不能把一個專題演講攔腰截斷，其後天色已晚，只好拜別。

田賦征收究竟能順利地解決否？這是一個問題，其關鍵是在農村而非在於衙門。前此衙門征購軍糧，派了大批武裝去「失收」的地方去執行，老百姓只好怨天，買米來應命。但購糧成功了，獲得嘉獎了。今日的「田賦」自比「軍糧」來得名正言順，大概不必派出武裝，老百姓自會照例完糧，只是有些地方竟連耕作工具都沒有的，耕牛尤其缺乏，而「農貸」又祇是若干大戶才有享受的方便。所以如何扶助耕作者，使收成普遍的豐盛，以利田賦征收案：這也許值得爲政的衮衮諸公週詳相議的。